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六冊目次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三)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絨園書塾重刻本

一

甓湖聯吟集七卷

〔清〕李光國輯
清乾隆刻本

五三五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三)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

庭綬紱園書塾重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魏季子文集卷八目

書

荅友人論文書

與友人書

荅楊御李書

同堂與徐巨源書

同堂與宋未有書

代與人書

荅曹九萃書

荅友人書

與梁公秋書

與甘健齋論文定書

與鄒幼圃書

與顧公書

與適庵大師書

與王公書

魏季子文集卷八書目

擬岳忠武郾城上高宗書

與顧袁州書

與丁觀察書

荅李叔謀書

荅施愚山侍講書

與汪舟次翰林書

與湖西魏觀察書

荅張一衡書

荅陰生寅賓書

荅丁觀察書

荅山西侯君書

荅李元仲書

與黎槐曾觀察書

與王邑宰書

荅雷廣鵬書

荅黎槐曾觀察書

荅肅石城書

荅蕭來樂書

荅賴晉公兄弟書

與徐健庵學士書

與朱來瞻書

荅顧右臣書

荅文信子書

與兩廣吳制府書

魏季子文集

卷八書目

魏季子文集八卷目二

書

荅沈胡歐書

荅黎生隆吉書

荅友人論節婦傳書

與友人書

荅盧生奔則書

荅鍾士雅書

荅官公璧書

荅雷廢殿書

與李邑侯書

荅雷幼韞書

與顧關盛珍示禮部書

荅李化舒書

荅友人書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書目

荅李元仲書

與當事某公書

荅沈雲士書

與臧子論賂博書

荅許季覺書

荅李昂若書



魏季子文集卷之八

書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蔣冰叔訂

○○荅友人論文書

下問以文章之事禮愚聞豈足語此札子到當祀事
留城中返山復迫賤事寔城以故報後足下天資卓
異在庸人詡詡然自有餘而足下顧不廢咨詢夫心
虛則明明則變虛則入入則精大海之虛也而江河
歸之頃石堅中物不得入君子之有意于修身砥文
章者此其首務也然虛而不能實又往往失之是故
有神悟狎狎者堅金石者洞泐安流者河者海者占
契器者風雨雷電爭飛馳者衷衣章甫者猛峭者雋
示味者肖寫者突巖惟石礫人毛髮者日月者嶽時
者龍者虎吼獅踞跳者率然者春若監葩者秋悲者
夸誕浮靡會駟者質摯者組如錦者草冠野服者嫵
嫵娜者斷制如老獄吏者宮闕崔巍廟堂皇者氣嚴
如水者火猷者蜃樓閣者島飛川立者銘如莫邪銳

神維者脈絡紉密者冬枯木者七盤者萬馬奔馳戈
戟森列者閒閒泄泄者屈突犖牙黠僻者鷹隼擊者
止水之清者筦絃鐘鼓維作賓主紛紛醉于堂上而
舞者歌者凡此文章之正變則古人皆擅之或得諸
此或得諸彼于態萬狀惟詭無門且夫風雲之變不
一而要不出乎山澤之氣飛搏而上雲漢不離乎地
神奇變化不外乎然常至而惟實至而靈故曰本豐
者流沛操法者能奇也古潘岳范曄魏收輩世所謂
文章之士恃其文藻放僻自用陰賊不軌君子視之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論文二

二

曾狗銚糞土之不若匡衡張禹竊聖經之糟粕言行
背馳地人家國則是文章者小人之鳩毒而行誼者
文章之根柢令名之舟車也

汪舟次日理精以肆氣奇以質法嚴以變文在秦
漢之間

○○與友人書

禮得知足下多歷年所經涉歲月日以彌淡中閒絕
少暇隔予今將遠行脫獲長駕愜生平願望歲月不
可知已不則當作五六旬別其閒消長亦自懸殊豈
與足下別一二日私心輒感離索忽忽若有不愉快
亦不知其所從至也禮生而疎落濶于事情然于足
下獻可替否纖細無脫遺亦既殫盡心力予不欲效
侃侃之辭以故不達今予行矣邱林二子將偕予俱
發家叔子則授徒郭中足下所資益祇良之人悉東
魏季子文集 卷八 友人一 三

西處中夜思之寧不怵然人生天地閒負七尺昂藏
乃不克踵武前人猥自放棄與腐草枯木同摧拉不
亦大可憫耶予與有言雖無文王猶與目足下亦既
稔聞賢人君子之說矣循其指歸可探繹而得以足
下之稟賦生平所聞見而不獲日新月異以自遠流
俗豈情理哉足下最病漫無主持每事居可否之閒
輒從風而靡人品學問終恐頽頽語日蠹穴穿隄單
統絕木微之不防後不可遏又足下性多佻達輕言
過動常常暴露且于此召侮焉敢小人媒孽無以取

信友生閒或正言讜論效忠告于人人將跡其素而
易之不入夫聰明者人之幸也亦人之大不幸善用
之以登于聖賢無難也邪僻倚之則祇見其破裂敗
壞而不可救藥何則愚者其知淺弊亦易見若既有
文過之才而潛行追非飾過之事其始似其可疵指
究其終竟至于無可如何而已矣望足下奮發自振
斷于義理不為他物撓奪舉止莊凝望之使人可敬
善用其聰明以誠確自宅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足
下日與諸子及予習處而使卒無成德是亦予與諸
子之過也古人云士過三日晤目相待予反棹時令
慨然有非復阿蒙之歎則豈獨足下之幸
叔兄冰叔曰懇質沈鬱情采熾然其恣度嚴密處
是劉中壘家法

魏季子文集

卷八 友人二

四

○答楊御李書

佳詩率以愚意甲乙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
我之真意所謂發乎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
必有我一時之情之意則此乃為我作之詩古人已
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境不
窮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
有謂故也求其格求其勢求其句與字求其章是之
謂恣章恣之妙圖亂而不亂始則春潦滿眼終則縮
川灌河神龍見首不見尾率然之蛇擊其尾則首至
者執此有要川河自有徑神龍率然自有首尾也其
為春潦也川河也無首尾也首尾俱至也一也此操
恣之妙有以運之也義蜂詩慷慨悲激烈性男子大
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死生驚
懼榮辱之端不入其胸中乃能有所詣而不奪吾志
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區
區之心竊所跋望愚于好友寶若珪璋惟足下察之
叔兄冰叔曰名論如屑嚴鍊中具有變換之妙

邱邦士曰下語斬斬著意

鑒鑒然絕無作意珠
辭之迹斯為渾麗

○○○同易堂與徐巨源書

巨源足下。令聞令望久矣。近得讀所作敝邑彭劍伯傳。幾幾龍門之遺下里。一介士荷寵九京。弟輩榮施無已。感謝何可言。中間采聽或誤。欲相啟告。循默至今。會宋未有采義。敝邑覆見尊傳。此時不言。遂使足下鴻文頓失千古。弟輩嚮往謂何。而忍安之。恐一二情實之士。并疑劍伯烈事為莫須有。劍伯與弟同學數十年。或通姻婭。或同姓近屬。知後先事最盡。羅某微時沈身非所。劍伯天若援手出之。使供紙筆。頗能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巨源一

木

忠勤自結。弟輩亦因而卯翼之。劍伯當厄時無所遣。遣某交省會謁。新建相公泊讀尊傳。則未嘗不拂然大。慨以為小人之雄。未有逾于某者。某之謁新建公也。借劍伯之僕以行。公方以危疑閭戶未即見。且須後命。而某不肯須臾待。遂棄其僕。掉臂歸僕方寓食足下。所為貴池方涇。受持之還寧時。江省米翔貴微。足下僕幾殍道路。劍伯方用是恨某。而其後劍伯卒以新建公故。免于難。新建公生平在天下弟輩何足言。但此一事。周末如是。而足下傳中云云。豈非某欲

倚重。以自賣聲名。故請張而欺。只下足下。謂天下有真偽。倒置如其人。乎。昔張燕八幾陷元忠。載于寶錄。吳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弟獨何心。而忍令市井白徒誣。□本朝國老。黃鼓大君子之側。亂天下信史也。比年以來。某益無賴。陰附山魃。顯依郡將。招搖里市。至事敗。逡巡而逃。弟輩深痛疾之。姑置勿問。陽司隸有言。狐狸下醜。不足宣示天下。弟輩苟生。視息。艱然人面。尚何某之足校。至于是非所在。則不敢辭。弟輩與足下同鄉生。而同時願及大作之未出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巨源二

七

竊通道所未逮。否則足下方獎借某。而弟輩又濡筆其後。以告天下。天下得無笑吾鄉。同時人議論異同。如此。輒疑當吾世。幾無信史乎。弟輩學業未修。各不出州里。于直道竊落落。自負思所以上考三王。下俟百世。于不惑。朕非足下賢明。不敢輒發。足下里人彭躬菴流寓敝地。當城破。劍伯死時。孤既陷。傾衣裝贖之家。為之落歸。則分食以食孤。有過為稱。清江公以激厲之。則涕下。不能止。弟輩相謂。清江孤天下人之孤也。奈何。獨果躬菴。躬菴曰。清江公知我厚。自通籍

來未嘗以後進遇我我不舉火乃當煩諸子耳躬菴身無在耳之言艱難立義似亦流俗所難狀古人謂士之當爲不止此躬菴耻于言義弟輩亦恥爲躬菴屑屑道此茲因尊傳及其事故并一道之足下卓然以千古自處弟輩不敢不以古道相摩礪語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弟輩若謾足下是亦一某而已願足下察弟之意而恕其愚

叔兄冰叔曰擒縱殺活之妙全須于次第吞吐起忽處看之乃見實用本領處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巨源三

本

曾止山曰攻刺之文最易傷筋動骨此文語語中要害全不使出氣魄如庖丁解牛批郤導窾神閒氣定游刃不傷文勢又皆駕空而行排辨至此可謂神品亦是和公文中別調也

○○同易堂與宋有書

未有先生高義聞天下今遣門人遠歷十三郡采忠節之事釐爲一書昔李達當擾攘之際建言修孔子廟立庠序以爲事有似賒而實急先生斯舉當上附二百四十年之義豈獨庠序之文乎高門章於今於重其事極能宣道盛意弟輩竊附數篇執筆濡墨若或臨在上質之在旁不敢漫下一字蓋此事關係幽明晉其僞者則真者滅褒其似者則正者誣溢其美者則尤美者晦故失情之毀義所不出卽所謂善善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宋有一

九

長者至此而不敢用敝邑彭劍伯從容就死有古風烈徐巨源曾爲作傳中間小人所誤情實垂失恒恐以羔袖之末失其狐裘羅某世本纖人失身不拔劍伯援而起之及劍伯當厄遣某忝會城謁新建相公不忠所事劍伯以此恨某而巨源傳中乃爲某斬斬作慷慨語以誣新建意某欲賣重而謾巨源以至是豈巨源抑自有故役古今傳信之書而佐喜怒巨源賢者宜不有此則某又安所逃罪乎劍伯死慈遺老母流離中某未肯一顧乃陰倚山鬼作活出入郡

將炫耀市人事敗他逃方賣壽都會處而顧欲以義
士見褒晉之隱民之列鳴呼果何爲耶新建公生平
弟輩整咳不相及屬當茲會灰死不狀而某以狃狃
步能橫口語于四方所以言之切切者竊恐買璞賣
朴重負先生之意巨源相去千里有啟事未得竟達
今敬修一函附于左右事之周未道之視此加悉先
生幸取一覽因風惠寄諸惟亮察

印邦士曰論極真透故吞吐節奏俱得力

余生生曰關係幽明一段詞嚴義正理切情迫足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沐方二

十

使穢史謫書之人白汗浹背

○○代與人書

某浪跡半生無一可舉似獨聞天下有心胸男子不
謂千里疎逃願爲執鞭今春植棹夢洲過仲父編弔
今古歌哭俱有仲父慨狀謂予吾見周公其人真子
所謂天下有心胸男子惜夫子來遲不與之遇子盍
游章貢間覲面自得某聞之勃然自喜竊又不能不
嫌于古者無介而見既則以爲媒介相需士女之常
見私苟且有所求雖繇媒介猶可恥無求而見士固
有落落自合了無常格雖驤明之言爭解之聽愚且
以爲過矣此真天下男子相見之事某雖劣何出自
嫌乃因友弟某附書劉公傳中具道鄙意開歲道賴
爲吳楚之游先生儻度嶺北出得以拜手塔下展區
區幸矣

印邦士曰中間豁然直露奇偉却如上峻坂者逾
進逾高

魏季子文集 卷八 代人

廿

○○答曹九萃書

遠辱手書喜婉交接朋友之義在天地間其得相知與見面與否皆無足重輕然觀古人尚友之旨則有同義之人生當斯世不一相見當必有遺恨也禮聞足下之義久十年來浪跡江湖未暇相見乃足下不卑鄙而棄我足以奉書而幸書中及龍潭之難又謬方以朱家郭解禮則婉不敢仰視念爾時雖雨雪重跼究無神龍潭之死事婉無成然龍潭竟死禮則又不敢婉昔有里人墮水死者婦悲號踴身投江中爲魏季子文集書卷八 答曹一 圭

不解事者強救活之後數歲竟他適大龍潭持倏倏之節遠近莫不聞異日如有貶損萬分一則土崩瓦解頓失千古是龍潭之死賢于生也遠甚而龍潭當日事則又宰化李元仲爲難元仲杜戶一村當塗索見之不可得或屢中以危禍而卒不奪其于龍潭也未嘗一通姓字禮以龍潭之故初詣元仲濯足未竟余卒質言元仲立草書與其門生辭旨篤妙嗚呼以未謀面之人言未通姓字之友慷慨引手冒危疑無少留難如此此其義激愚以爲與朱家郭解有合

禮往讀游俠傳至朱家終身不見季布將軍郭解脫踐更不直姊子而直殺姊子者未嘗不心動婉歎蓋施德者以不見德爲難而氣矜之士以能平情就理自屈抑爲最勝也竊聞足下破產爲義雖頻見欺結終勿遷悔然則朱家郭解之義風足下殆庶幾無婉何日得交臂呼酒相與拔劍斫地宣此慷慨夫然後喜可知也往有贈元仲詩一章因龍潭事作者並錄覽

伯兄善伯曰質華中隱隱見不馴之氣而段落頓魏季子文集書卷八 答曹一 圭

挫聯綴處尤爲渾巧

○○答友人書

頃接手書持緘歡喜及展讀竟頓令宿食嘔盡蒙面掩耳而急走也足下能毅然翦割嗜欲屏賣婢妾蟬蛻于汚濁不可不謂丈夫之舉獨七十老母使之驚慘摧裂肝肺豈不能濡忍歲時奉母終其天年然後遂志禪悅且人生百歲者少七十古來稀恐亦未得長久羈足下足下不念母母當甚念足下于此而不動其心傲狠自恣疑亦慈悲之佛所勿與者矣足下之入空門也詳書中所云不過爲不第而發耳僕觀季子文集卷八答友一
視之曾稊米馬毛之不若而足下顧視爲撐天拄地之業得失足以繫賢愚聲聞久暫言行顯晦皆于是乎在亦可悲已昔范氏以其家世爲不朽叔孫穆子曰是立德立功立言也由足下之言是孔子之聖老聃釋氏之賢牛牟徐穉袁安林逋之高班馬季杜之詩文張蕭之勲烈皆不由科目皆當先艸木而朽矣而足下之言曰足下不及某進士家伯子又不及足下舉人哀哉哀哉真言之羞口聽之汚耳甚于馴僮五百者則且倍萬不謂足下棄家學道之人腸索其

穢至于此極也莊生有言鳴得腐鼠遇鵲雛而嚇之足下其欲以腐鼠嚇我耶吾聞君子愛人以德何以親之規之以言足下僧服方初既入其門便當屏氣刻習自悔罪救過之不暇而遽昭昭然揭以示人口某當來學某語當細參又曰吾不若某某之浮慕而祇以爲名夫爲治之要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治世之人且然況出世乎驚于外者其中必寡吾知足下之學不固矣且由足下之言舉世之人皆當學佛皆當爲僧以修來世爲人審如是壯者棄父母妻子
魏季子文集卷八答友二
幼者絕婚室老稚男女皆祝髮披緇衣然自此一世後人類已絕東西南北空曠無所野草蔽天日足下所放生之禽獸獠獠狴狴充塞于其中則亦有何所謂來世所謂人身者而待修之耶則是漢明帝以前佛教未入中國陳思王未爲布流通之時中國之人皆無從得人身也嗚呼愚矣卽以此言佛理亦大相疎矣凡此特因足下之言言之至愚兄弟志不學佛夢寐之蟲各有所甘而足下悅是輒思與共此亦鹿鳴野艸之雅意固無害也俟以足下近方堅忍爲學

必樂于開過衙口無諱寺勿督責

叔兄冰叔曰快論懇求其筆法明利娟好如錐畫沙

魏季子文集

卷八 答友三

六

○與梁公秋書

禮顧南之鄙人也二十年閉戶窮山足跡不交都會至于問天下賢人雖千里裹糧窮願一見禮舊知先生于家叔兄又見大作祭王軫石文及廣宋遺民序頓挫悽鬱讀之如攢戟刺心亟欲溯舟奉造聞方閉門謝客恐不獲相見嘗覽東漢黨錮竊以孔哀之藏張儉爲非賈彪之拒岑暉爲是蓋儉之爲人不足以累萬家况百十不如儉者先生之謝客誠是也而獨恨禮之不得見也天下艸土中不乏君子明體者多魏季子文集

卷八 梁公秋

七

甘健齋曰寥寥數言自見其傑然處

○○與甘健齋論曾文定公書

禮向不喜曾子固文每讀不能終篇頃病中覆取讀之意思法度稱古作者無疑了固于論事上書之文每恣漫闊迂不足動聽聞其可施於事實者亦必特所為序記則卓爾為不可及蓋其論自不獨原本六經而歸氣渙厚爾雅自有道儒者之容宜聊翁之屬嗜之也近代道學之士既以文章為玩物喪志又不肯為汪洋恣肆奇崛之言如韓蘇諸人者則亦務為子固之文而可矣子固屏絕百家自振矜于聖人之

蘇季子文集

卷八 文定一

十八

徒其為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當比董仲舒然禮以為非真有得于六經之學者也所謂原本六經不過有其綱維取其邪邪以不墜聖人之言已耳嘗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乖離叛道害義莫甚于此不必智者而後知蓋子固好雄文得力於其書遂至以雄仕莽為合箕子之明夷美新之文耳可已而不已嗚呼抑何甚也原壤之母死登其大而歌使曾參聞子騫見之以為有合于大舜之號泣則曾固尚得為孝子乎哉曾固而取壤則曾固必無當于

孝會閱而孝則必不以壤之登木歌為可取嗚呼子

固言本六經自附于聖人之徒而顧反覆辨論為此

言以為真有得于六經則固無是也子固性孝友奉

繼母撫四弟九妹不遺餘力是其行義最高而呂公

著常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公

著蓋非妨賢而毀聲者明矣吾由美揚雄推之則子

固為人其表裏之間蓋未必洞然無遺憾于公著者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公羊高以

祭仲逐君為行權吾以為必無得于春秋子固以揚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文定二 九

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

不可之義吾以為必無得于六經邱濬以秦檜于宋

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吾

以為必無得于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于祭仲亦

附會其師說此又與子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

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議論間有一出于此

則生平文章盡可投之水火而不足惜士君子立言

盡不可不慎如此足下生子固之鄉又嘗序文定公

文集故敢布其愚以與有道相正焉

蘇季子文集 卷八 文定一 十八

○與鄒勿圖書

第性好遊交天下士多矣未有如足下之好學善下
者人方不學而自足足下學成益謙其深造于文章
之說豈復可以道里數筭計喻家叔子嘗言古今名
士詩文晚年動見醜拙豈果老而智荒哉然以學就
名成心自滿假不復讀書求益于人人亦無敢有以
益之于學問二者盡情廢絕耳而吳越之士天資敏
異學淹博者十人而五求其所造則似與古人不類
何也吳越者名士之市朝也立名易則趨之者速而
魏季子文集書卷八具鄒一
實不至焉辟。如果未成熟而摘之。未育能盡其質全
其味者。抑或慕尚文藻。以耀俗爲工。而不講求古人
立言之意思法度耶。禮去冬見足下文稱善踰四月
耳輒多變境則此四月中學問可知禮廢學久近從
友人借讀王文成公集理學語禮不得知其文章剛
健純明其別錄之爲奏對公移者則真天地父母之
心。聖賢豪傑之略。三百年來一人。洵不虛也。儒者必
通世務達時變。否則雕塑周程之像于堂案。刻通書
正蒙之冊。可謂有益于世乎。敝郡舊曾板刻雖廢想

多藏者儻記室無此本幸一覓覽當有以相助也
叔兄曰語之懇到處自耐咀咬

魏季子文集書

卷八 具鄒一

王

○與顧明府書

禮頌者過郡伏蒙先臨教誨飲食有加無已昔人云
再三之惠猶以為過明公于禮亦可謂恒矣此在朋
友比行之誼號為難得况官長之于部民時人榮幸
賢者歎息馬跡之下固必有十倍百倍于禮者與起
威發克明公得士之譽禮固不足道也禮自安草野
之分不敢造次一見當事貴人然世之為吏自公卿
以下則既耳而目之矣強於吏事者引繩切墨無暇
及於文雅或文采風流自命儒吏則不復以民事為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與顧

一

重

意而能吏好自尊倨不下士儒吏耽志詩文所好士
多名譽佻達浮華無質時平則飲酒賦詩不能自留
民生有事則束手無策甚或相背反不足恃為緩急
語曰葉公非好真龍者魷跳擲泥汙求升合之水
以自活而往往自命為海濱之怪物嗟乎真龍不易
得而好魷跳者又比比然也何惟乎好士而士不至
也明公以文章名天下所以好士者不苟在乎此以
禮兄弟之愚不肯其殷勤下問皆在民生之利害即
此者撤兵一舉敵邑父老子弟則既尸而戮之矣惜

乎禮等不肯為魷跳亦終不能為魷跳無以稱塞明
公網羅之意人便敷行道謝即令若兩伏惟民自
愛

叔兄曰說今日好士與為士者之病可謂酷烈然
自是平正之論非刻也文如激水波瀾自峻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與顧

一

重